

臣服的故事：向天父屈服

在這個神聖的星期四，我們將聽到最後的投降故事。加入我們，拿撒勒聖家修女會的約瑟芬·加勒特修女分享她如何臣服於天父的愛。

您好，歡迎回到 Pray40！我的名字是約瑟芬·加勒特修女。我是拿撒勒聖家修女會的修女，也是一名有執照的心理健康諮商師。這就是我投降的故事。

說實話。當你想到一位宗教姊妹時，你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已經向神降服的一切。我放棄了我的工作、我的車、我的家。我已經放棄婚姻了。我甚至放棄了選擇自己衣服的自由。你可能沒想到的是，對我來說，臣服於耶穌並不總是那麼容易。事實上，我今天仍在學習屈服。我相信投降是一個終生的過程。我將投降描述為一條貫穿我們一生的線索，在這個投降故事中，我將分享我自己生活中沿著這條線索的一些時刻。

我在德克薩斯州休士頓長大。當我六歲的時候，我的母親正在與一些心理健康問題作鬥爭，所以她把我和我的兄弟們送到了我父親身邊。然而不到兩年後，我那一直也面臨著心理健康問題的父親，在我八歲時自殺身亡。

身為一個小女孩，我感到被拋棄、困惑和害怕。我以為會為我提供一切並照顧我的兩個人現在已經消失了。

靠著上帝的恩典，我和我的兄弟們被我的姑姑和叔叔收養了。他們撫養我們成為浸信會教徒，我們在教會度過了很多時間。我的童年是在教會唱詩班唱歌、擔任引座員、在周日和整個星期以各種方式為我們的教會服務，並且真的很享受成為我們教會的一員！

高中畢業後，我報名參加了達拉斯大學，在我入學時我並不知道該大學是德州達拉斯的一所小型天主教大學。當我到達UD (達拉斯大學) 後，我不再去教會了。除了和我家人一起之外，我還沒有真正學會做這件事。那是一件與我的家庭息息相關的事。現在我離開了他們，這也讓我遠離了真誠的信仰實踐。

當我大學畢業時，我已經完全失去了信仰的實踐。儘管我仍然對信仰有一種感覺，並對信仰有著深深的吸引力，其中包括對天主教信仰的日益增長的吸引力。

畢業後，我找到了一份金融工作。我開始在一家抵押貸款公司工作，該公司後來被美國銀行 (Bank of America) 收購。我很快就在公司晉升；我愛美國企業界，美國企業界也愛我。

我瘋狂地工作。在週末（如果我沒有在工作，也沒有正被因為我的生活方式讓我陷入的憂鬱狀態隔離），我會和朋友出去；我抽煙；我喝太多了。我是一名職業女性，在一週工作日時追求成就，在周末尋找樂趣。我發現自己不斷地在追逐下一個晉升、下一個職業榮譽、下一個能夠增強我自尊的東西。

根據世俗的說法，我正在征服成年生活。我有一份很棒的工作；我在 30 歲之前就獲得了副總統頭銜。我有一套很棒的公寓，有很棒的朋友。我甚至養了一隻狗！而這一切本來應該讓我感到快樂和滿足。但事實上，我正在進一步陷入憂鬱。

我希望我能為你對這一切簡單下個結論，並告訴你，一旦我成為了天主教徒，一切就從那裡開始順勢而行。但現實是.....我大學畢業兩年後就進入天主教會了。所以我剛才向你描述的生活方式.....大部分是在我進入天主教會後展開的。

不過說實話.....我不希望這成為你失望的根源。因為對我來說，這是在我們的掙扎和苦難中上帝的愛不斷施壓的證據。在成為工作狂的過程中，我與暴飲暴食、酗酒和吸煙過多作鬥爭.....事實上，我正在應對抑鬱症，但我對天主教信仰的熱愛也與日俱增，在彌撒的安靜和簡單中找到了我所需要的東西。

我渴望聖體聖事，這種渴望常常讓我流淚.....我非常感激聖體主在祭壇上的持久存在，以及祂從未離開我們的忠誠。如果講道品質很差或音樂不是很好，那並不重要.....彌撒總是很好，因為耶穌在那裡。即使在我陷入掙扎的時刻，那也持續對我產生深遠影響。這光芒驅散了黑暗。

2009年，我有機會做出一次有意義的懺悔，這改變了我的道路，我回應了上帝賜給我的恩典，與祂建立了更親密的關係。我開始見一位精神導師，有一天在我們的一次會議上，他看著我，他說，

“你最大的希望是什麼？”

.....我想了想，試著回答.....卻什麼都沒有。我無法用任何有意義的答案來回答他的問題...

我想出了一些關於我想要的生活.....我想賺的錢.....我想買的房子答案。但是.....他不相信我。所以他繼續推動，

「不！你最大的希望是什麼？上帝創造你是為了什麼？」

在我的內心和思想中，有一種痛苦的沉默.....我沒有答案.....我沒有有意義的答案。

然後他說，

“你需要和上帝談談祂創造你的目的。”

離開那次約談時，我意識到一些我以前沒有意識到的事情——我沒有勇氣擁有真正的希望.....我擔心如果我希望太多，會導致太多的痛苦和拒絕.....如果我對於我內心深處渴望的任何事情抱著希望，我都會冒著心碎、孤獨、失望的風險.....抱著很大的希望似乎並不明智，因為如果我不能希望我的家人們晚上回家，我到底怎麼能盼望天堂之類的東西呢？

這個啟示將深刻地標記我與主的旅程。

我們見面幾週後，我自願花時間幫忙帶領一個青年退省活動。我一直按照我的精神導師對我所說的話進行祈禱。我一直試著把恐懼放在一邊，真正與上帝談論我的希望和渴望。在那次靜修中，當我在聖體聖事中坐在耶穌面前祈禱時，一個想法彷彿從我自己之外進入我的腦海：

“成為教會的姐妹和傳道人真是太酷了。”

我很震驚。我的眼睛突然睜開，我記得我在想，

“誰說的？！”

正當我回過神來時，一位修女身著完整服裝，從我身邊走過。

從那時起，我就無法停止思索修女們——她們做了什麼？她們是什麼樣的人？她們住在哪裡？我對修女一無所知，除了我不想成為一名修女。

這種新的迷戀絕對讓我害怕。所以我做了任何適應良好的 20 多歲的人都會做的事情：我去找了一位治療師。我確信我快瘋了。在我成長的世界裡，女孩想成為修女並不是一項成就。

我和我的輔導員和精神導師討論了這個問題。我祈禱了。我分辨了。最終，上帝對我的要求變得更加清晰。祂要求我考慮放棄舊有的生活.....並透過分辨的過程來重新開始新的生活。

雖然很困難，但在 2011 年 11 月，我參加了拿撒勒聖家修女會的培訓，成為修女。

放棄對我的生活、我的衣服、我的公寓和我的金錢的控制並不容易。我放棄了結婚的自由和生孩子的機會...

然而，這些並不是最難捨棄的事。老實說，我的職業生涯是最難割捨的。我記得離開工作的那天，我必須把車停在路邊，因為我哭得太厲害以至於我看不到。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取得成功已經成為我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至於離開我生活的這一部分讓我感覺自己快死了。所有這些失去的悲痛領我去了教堂，那段時間的祈禱使我的洞察力更加清晰。我發現，即使在悲傷之中，我想繼續走向成為修女的願望也沒有減少，沒有絲毫減少。

我記得坐在那裡等待主告訴我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很快就會感覺好起來，悲傷會過去，悲傷會過去...

但禱告中出現的卻是.....即使在悲傷中.....在失落中.....在淚水中.....我只想與耶穌在一起。我只是想去耶穌要我去的地方，即使這意味著我必須流著淚去...

因此，在與基督同行的旅程中，我放棄了情感安慰的需要。我堅持了培訓和投降。

一旦我進入培訓，我很容易認為我已經弄清楚了一切。我不再是週末抽煙喝酒的銀行副行長了。我放棄了我的家、我的衣服、我的車和我的事業。我正準備當修女。為了進入修會並參與培訓，我放棄了很多，所以，在我的內心深處，我假定，

“上帝和我關係很好，對吧？”

我想我在靈性方向上已經遠離了那個太害怕被上帝愛的女孩。我沒有意識到我錯得離譜。在 2012 年的一次靜修中，這種誤解領我“真正”走向了十字架的腳下。

那是我進入修會一年後，那個靜修中心有一條長一英里的路，從靜修中心出發，然後在路的盡頭有一個巨大的十字架——大約有一層樓半高。

當我沿著那條路走向十字架並祈禱時，我想像自己握著耶穌的手行走。

我記得我當時想，

「這真好！我正在與耶穌同行。」

在祈禱的時候，我問主，

“我們去哪裡？”

然後我在祈禱中察覺到主回應了我，

「走向天父。永遠走向天父。」

這是一個美麗的回應。但對它我的本能反應是抽回我的手。

還來不及多想，我就抽回了自己的手。你知道為什麼...？因為我仍然害怕去見天父 (Father)。

我唯一認識的父親在我心裡留下了深深的創傷。而對於我心裡那個 8 歲小女孩的部分，他已經離開我了。我不夠好。所以天父並不安全。與天父的親近意味著痛苦和被遺棄。

我告訴人們我要成為修女。我已經準備為上帝奉獻了我的一生..... 但我害怕靠近祂。我害怕走向祂。

這確實意味著兩件事。首先，這意味著我需要放棄自己關於上帝的錯誤想法，和我處於良好狀態；或者上帝和我的關係處於良好狀態的錯誤想法。我需要放棄這樣的信念：現在我已經釐清了自己的召叫並進入了培訓，一切都已經弄清楚了。

其次，也許是更為重要的是，這意味著上帝和我有一些工作要做。我必須學習讓自己接受上帝對我深沉的父愛。我必須讓上帝撫平我塵世父親所留下的傷口。我必須讓上帝靠近。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經幫助過孩子治療他們的傷口，或者你是否還記得自己小時候向父母或成人提供傷口並讓他們為你治療。但這很難，因為.....治療和治癒傷口.....會有點痛。但這正是我需要讓上帝靠近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我必須屈服於希望——希望祂真的是我一直需要的好父親。

這些事情都不容易。但好消息是：我已經站在十字架下了；耶穌已經為我預備好了。這是我放下恐懼並再次臣服於祂的完美地方。

這需要做很多工作。很多祈禱。這需要精神指導、諮詢、朋友和導師——來自耶穌基督的神聖教會成員的支持.....但在這種支持中，上帝和我已經走了很長的路。我現在可以告訴你，當耶穌和我手牽手走向十字架時... 是的，仍然有掙扎... 是的，仍然有恐懼！但我可以這麼說，當我問「我們要去哪裡？」，耶穌說：“走向天父。永遠走向天父。” 時，我的手沒有退縮。

也許你和我一樣。也許你面臨一份邀請，要求你放棄生活中你非常依戀的一部分。也許你正處於生命中投降這條線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而上帝正在要求你做一些你很難做的事情，奉獻一些讓你感到害怕奉獻出的東西。

也許在你與上帝的關係中真正的狀態是，你正在投降上掙扎，而不是你假裝的狀態。也許你正在與一些羞愧和內疚作鬥爭，這可能會伴隨著你意識到我們與上帝的關係並沒有達到我們所希望的水平。也許你正在努力讓天父上帝靠近你... 並靠近你自己的塵世父親或其他被呼召愛你的人留下的傷口。

我在這裡想說的是，去見天父可能會很可怕。但祂張開雙臂耐心地、永恆地等待著... 祂準備好愛你... 比你以前被愛過更多。但我們必須讓祂這麼做。祂正在等待我們的投降。我可以向你保證，即使是我們提供的最小的投降..... 也會讓天父的心高興。

因此，有鑑於此，讓我們在禱告中轉向天父。

禱告

這個四旬期，我們一直在奉獻神父多林多·魯托洛的祈禱文。

這個禱告讓我想起了靜默靜修的經歷——與耶穌一起走向十字架。它提醒我，正如耶穌告訴我的那樣，我們可以“永遠到天父那裡去”，將我們的生命交給祂，我們在路上一步一步地做到這一點，並且我們可以相信祂會照顧我們的心。只有一位良善慈愛的父親才能做到。

因此，我們一起重複這句話：“耶穌，我將自己交託給祢”，希望我們每天都能更多地把自己交給天父的愛，即使只是一小步。

所以，讓我們祈禱——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門。

在接下來的幾分鐘裡，安靜地冥想這些話，大聲地或在心裡重複它們。

“耶穌，我將自己交託給祢...”

“耶穌，我將自己交託給祢...”

（安靜）

耶穌，我們將自己交託給祢...照顧好一切...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門。

非常感謝您今天聽我的故事。我很感激能分享上帝和我一起走過的旅程。如果你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正在聆聽，並發現自己正在分辨聖召生活，或者正在努力治癒由塵世父母或任何被呼召愛你的人造成的傷口，請知道我為你祈禱。明天我們將繼續在這裡祈禱，並邀請您加入我們。上帝保佑。